

那些跑去種咖啡的年輕人 都怎樣了？

早C（Coffee，咖啡）晚A（Alcohol，酒）的年輕人，這些年C含量越來越高。晨起一杯，開始一天的忙碌；中午一杯，清醒昏沉的頭腦；晚上一杯，為身體驅走伴隨加班而來的腺甘。咖啡可謂是當代年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「能量源泉」。

Science雜誌統計，全世界平均每天要消耗22.5億杯咖啡，杯子連起來能繞地球7.5圈。

僅就我國來說，在一二線城市，咖啡消費量已達到300杯/年。這意味著有人幾乎每天都喝，「咖啡續命」屬性無疑。

有趣的是，有人不僅愛喝，還跑去村裡喝，甚至從喝咖啡變成了種咖啡。在有「中國咖啡之都」稱號的雲南省普洱市，隨著近幾年鄉村旅遊興起，「村咖」文化開始流行，一座座「把咖啡搬進大自然」的咖啡莊園受到眾多年輕人青睞。他們在這裡喝咖啡，還交流怎樣種植咖啡、管理好咖啡，儼然成為一種時下潮流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。

種咖啡很容易嗎？那些已經跑去種咖啡的年輕人都怎麼樣了？帶著這樣的好奇，我們也走到咖啡田中，去和年輕的咖農們聊了聊。

即將成熟的咖啡果

30歲，回到田間地頭

蔡晴開決定去普洱種咖啡時，剛剛30歲，正是闖的年紀。在此之前，他是一名貨車司機。從昭通到昆明，近350公里，一趟4個多小時，蔡晴開在20歲出頭的年紀就這樣開著貨車往來兩地，「拉蘋果，拉炭，夏天拉肥料，所有的東西都拉，老闆說拉什麼就拉什麼」。

靠開貨車，蔡晴開很早就在鎮上蓋了新樓，一部分租出去，剩下的鋪面做點生意，夫妻倆有穩穩的幸福。唯一辛苦的就是，一個人跑長途太累，尤其是夜間開車很容易犯困，很危險。那個時候，蔡晴開就喜歡沖一壺速溶咖啡來提神。

2006年，蔡晴開到普洱的叔叔家探親，那時當地正值咖啡的成熟季，看著滿山咖啡樹上掛著紅彤彤的鮮果，埋藏在體內「種點什麼」的基因一下覺醒了。

「我也想像咖啡。」第二天，他就跑去山上，轉了一圈立馬盤了80畝地，此後變賣了在老家昭通的所有家產，帶著全部積蓄和家人把家安在了普洱市思茅港鎮那瀾村海拔1200米的高山上。

蔡晴開之所以看中這裡，一來是因為地理條件。

北迴歸線貫穿全省，讓雲南有相當一部分面積位於「咖啡種植黃金帶」，雲南普洱就屬於低緯度、高海拔的優質產區。二是這裡悠久的咖啡種植歷史。雲南種植咖啡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，一位法國傳教士從境外將咖啡種帶進雲南。到20世紀50年代末，當時為了給蘇聯供應咖啡，雲南咖啡第一次開始產業化種植。

時至今日，經過100多年發展，雲南已經成為國內最重要的咖啡產區。2023年雲南省咖啡種植面積約120萬畝，佔全國種植面積的98%以上。其中普洱市咖啡種植面積67.9萬畝（2022年至2023年產季），占雲南省的一半以上。

晴開農場咖啡莊園

但是在真正種咖啡之後，蔡晴開才知道咖啡樹有多「脆弱」：只能「靠天吃飯」，在雨季種植咖啡樹存活率才更高；萬一遇上霜凍、病蟲害，影響咖啡樹的生長和產量不說，還可能導致整個咖啡園毀滅；咖啡的管理、采收、加工等每一步都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和經驗。

這和想像中的田園牧歌生活不同，種咖啡很辛苦，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甚至是青春年華，奉獻在咖啡田中。今年35歲的劉曉蓉，已經種了十多年咖啡。當年大學畢業半年後，她就跟丈夫結婚回了普洱，開始了種咖啡的生活。

「那時候我才20多歲，每天在幾千平方米的大山上給咖啡樹剪枝，當時剪著剪著就哭了。我就覺得我這麼年輕，為什麼要來這裡曬太陽種咖啡。」種出來的咖啡也不好賣出去，劉曉蓉說，那時每到產季結束，就自己開著貨車，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上門去賣，好不容易排到我自己了，人家一檢查不合格，只能降為次級豆賣。

「雖說一級豆和次級豆差了幾塊錢，但我們這一車貨就是少了幾萬塊，說不定那年做下來我們是虧本的。」

今年在「星巴克雲南生豆優秀供應商大會」上見到她時，她說：「現在種咖啡心裡很甜的。」她所在的合作社種植了600多畝咖啡，2023—2024產季光給星巴克的供貨量就超過了12萬公斤，按近期咖啡國際期貨價格36元/公斤（最高價）來算，收入最高可達四百多萬元。

12年，必不可少的「咖啡搭子」



通過星巴克CPE認證的咖啡示範農場。

情況是什麼時候變好的呢？在問了多位雲南咖農後，他們給了同樣的回答，2017年。

這一年，位於瀾滄江河谷地帶的思瀾佳咖啡園的黃蜜處理咖啡豆，入選星巴克臻選咖啡，這是雲南咖啡首次入選。

星巴克臻選的含金量在於，作為全球最大的咖啡連鎖店，星巴克的尋豆師每年要造訪世界各地搜羅品質出眾的咖啡豆，在25萬杯咖啡品鑒裡，只有少量珍貴而獨特風味的豆子，才能入選星巴克臻選咖啡。

這意味著雲南咖啡已經有了「高品質」光環。事實上，京東消費及產業發展研究院發佈的數據顯示，過去五年，雲南咖啡在京東的銷量增長超過30倍，增速為普通咖啡的5倍以上，2024年「雲南咖啡」相關搜索量同比增長超過30%。

雲南咖啡在中國和國際市場越來越火熱，背後離不開一群熱愛咖啡的年輕人共同的努力與堅持。2012年，星巴克在雲南普洱成立中國及亞太區首個「咖啡種植者支持中心」（Farmer Support Center，以下簡稱「FSC」），希望把最專業的知識、最先進的理念和技術帶到雲南，提升咖啡的品質，也能夠把最好的雲南咖啡帶給世界。

這一年，30歲出頭的佟亞倫第一次來到雲南，成為FSC負責人。他聊到當時收購咖啡豆的場景，咖農們開著貨車把咖啡豆卸在FSC曬場上，以做來料檢驗，好多咖啡豆裡還摻著石子、木屑、鐵釘。「因為光照、雨水等氣候條件原因，一棵咖啡樹上的鮮果成熟時間不同，只有全紅果子的粒徑、水分等達到一定標準，才有成為一顆好咖啡豆的基礎。但實際上很多當地咖農採摘時是比較粗放的，直接一把都抓下來。」

「雲南咖啡價格低，最大的話病就是質量不穩定，同一個人賣貨可能一批好一批壞，買家不願意買貨，因為這純靠拼運氣。」基於此，佟亞倫和團隊在當地率先推出了「優質優價」政策，即不僅會以高於市場均價20%—30%的價格收購高品質咖啡豆，還對滿足甚至超過星巴克採購標準的精品咖啡豆給予額外獎勵。

以「咖二代」朱慶艷為例，有一年她家賣給星巴克的咖啡豆因質量上乘、供貨批量大，僅現金獎勵就高達29萬多元。

星巴克這一自而上而下的分級鼓勵策略，極大調動了當地咖農的種植積極性，雲南咖啡的精品化逐漸萌芽。

比如加工上更精細化。蔡晴開在傳統日曬和水洗咖啡豆加工方式外，獨創「金袍處理法」，加工過程中完全不使用水，採用機器烘乾，最大程度地保留咖啡的原始風味。2019年和2020年，他的「晴開農場咖啡豆」兩度入選星巴克臻選系列，並成為星巴克中國第一款以咖農名字命名的咖啡。

種植上也向精品咖啡靠攏。劉曉蓉提到，有人說哪個品種好，她就去合作的科研所做品種測試，以此來確定在合適的海拔、地塊來種，並針對性地施肥，從而種出風味更好的咖啡。

星巴克農藝師王萬東很開心這樣的觀念轉變。王萬東也是12年前來的普洱，他被認為是當地咖農最信任的「咖啡搭子」。深入田間地頭，為咖農提供免費、專業的持續

種植培訓；建議他們全紅果採摘；免費提供遮陰樹——咖啡樹喜陰，在咖啡田里種植桃樹、芒果、黃花梨、澳洲堅果等高大樹種，可以在其周圍形成更好的微型氣候幫助果實吸收營養；提供病蟲害防治方法，檢測土壤狀態，為咖農針對性配置肥料……

在星巴克農藝師、杯測師等團隊的努力下，2017年首款雲南咖啡豆入選星巴克臻選系列，而且開始被國際認可。佟亞倫介紹：「12年前雲南咖啡豆在國際市場上售賣，得在基礎期貨價基礎上減去30美分。在我們的努力下，咖農種高品質咖啡豆的意識轉變了，每批咖啡豆質量逐步提升，2017年開始，我們再和其他國際客戶打交道時，已能將價格從減30美分談到加5美分，因為人家已經認準你的質量，願意出這個錢。」

「工業上可能哪個技術突破了就一下帶來行業提升，農業就慢一點，需要不斷地去強化咖農種好咖啡的意識，才有可能帶來改變。我們就一點一滴去做，最後滴水成江河。」王萬東說。

留下的年輕人，雲南咖啡的希望

馬孝金是眾多雲南咖農中特殊的一位，他的咖啡田在海拔2300米的哀牢山上。

2017年，他第一次把自家種的咖啡豆賣給星巴克。當時還有一個小插曲，他開車200多公里來到FSC，結果排隊五天輪到自己時，工作人員正好下班。又下雨，他不想等了就打算比收購價低兩塊賣給別人，結果沒人敢要。在工作人員再三承諾第二天第一個就驗他的貨後，他等到了，最終以比收購價高兩塊的價格賣掉，「我選多賺了兩萬塊」。

這讓他更加堅定了種好豆的信心。這幾年，在星巴克捐贈一套30萬元的污水設備後，馬孝金的合作社不僅可以繼續水洗加工咖啡豆，而且更環保。他的咖啡農場也通過了星巴克的「咖啡和種植者公平規範」（C.A.F.E. Practice）認證（涉及品質、社會責任與環境保護等方面），能持續為星巴克及更多咖啡採購商供貨。

如今咖啡不愁銷路，馬孝金計劃著在咖啡莊園開闢哀牢山徒步游路線。畢竟要想讓村莊的咖啡事業煥發新生，需要的不僅僅是種好咖啡，更需要創造一種全新的咖啡文化，吸引人前來消費體驗，尤其是吸引遠離家鄉的年輕人回來，才能為當地發展注入持久活力。

星巴克已經注意到這一點。早在2021年初，星巴克基金會通過贈與亞洲攜手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捐贈逾1700萬元發起瀾滄協作星巴克「共享價值 美麗鄉村」示範點項目，旨在立足普洱咖啡產業資源優勢，圍繞咖啡+旅遊促進第一、第二和第三產業在鄉村融合發展，打造吸引咖啡愛好者尋咖之旅目的地，實現社會效益、經濟效益、旅遊效益的「多贏」。

今年7月20日，美麗鄉村正式開村，以思茅區白沙坡村為核心示範村進行整體設計規劃，建成了佔地面積達1700平方米的咖啡文化體驗中心，以及多個餐廳和精緻民宿。體驗中心被村莊、咖啡田環繞，遊客可以實現咖啡採摘、加工、杯測、烘焙、品嚐，即「從種子到杯子」全流程閉環咖啡體驗。民宿則由當地20個農戶共同運營管理，農戶們

還可以在自家庭院裡提供烤麵包、絕版木刻等特色產業，增加額外營收。

「現在老百姓的積極性和參與性空前高漲，他們還接受了很多服務培訓。村裡不少原來在外面打工的年輕人都回來了，他們要創收創業在家門口10米處就能實現。」普洱市思茅區南屏鎮黨委書記查健介紹。就在今年國慶期間，七八個返鄉年輕人組織了一場「有點意思國慶趕街gai天」活動，吸引了7000多人次客流。

因為有了彼此的信任和扶持，相信這些年輕人、有擔當的企業與雲南咖啡一起成長，雲南咖啡會越來越好。

如今隨著雲南咖啡逐漸走到市場C位，星巴克仍在為它努力和投入。10月19日，星巴克全球執行副總裁兼星巴克中國首席執行官劉文娟宣佈，從今往後，星巴克計劃將高品質的雲南咖啡豆，加入到中國內地售出的每一杯星巴克經典濃縮咖啡中。中國內地的每一家星巴克門店，將出售雲南單一原產地咖啡豆。這意味著雲南咖啡將迎來更大的市場和機會。

另一方面，不少咖二代、咖三代、咖四代陸續返回家鄉，甚至有很多外地人，最遠的有東北人來包地種咖啡、做咖啡，並學習把咖啡與文旅結合。而當更多年輕人留下來，成為這片土地上的希望，咖啡就不再只是一杯飲料，更是連接鄉村田園與現代都市的橋樑。

錢昆歐遊打油詩

途中掠影

隨拍遠山現頭影，
額眼鼻嘴喉俱明。
自然造化真奇妙，
枕山朝天形影清。

